



沉船集

王彬 著

沉 船 集

王 彬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九一·北京

(京)新登字 169 号

沉 船 集

王 彬 著

责任编辑 邵凤初

•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通 县 教 育 局 印 刷 厂 印 刷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787×1092毫米1/32 5.75印张 121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ISBN 7-5048-1578-0/I·227 定价: 3.50 元

序

薛川东

建国以来，小说创作几经高潮，散文没有这么大福分，本也在情理之中。倘使将来有什么“走俏”的新品种冒出来，兴许能改变气候，先不管它。反正，眼下还属散文创造特别是结集出版的淡季，据说因素颇多，也先不管它。不管怎么说，作者在这当儿，能奉献给散文爱好者一部《沉船集》，是挺不容易的。

作者不是写散文的专家，如果杜撰个词儿，他堪称散文的“热爱家”，研考中国散文几乎成了他的“专业”。他不太喜欢韩愈，但却遵从“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诫示，在漫长的“散文大街上”徜徉、游学，年复一年，陆续交出不少研究心得。且毅然“下海”，写了不少篇属于自己的东西。特殊的起点使他的散文有股特殊的味道。

有人说，在“五四”以来灿若星河的散文作品中，有一类似可称为“学者散文”。显然，这四个字不应看成偏正词组，即“学者的散文”，而应该视作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内涵是借散文的形式做出一点学问来。事实上也是如此，这类作品或精心于史籍钩沉，或放胆于故事新探，或播传异域文化，或介绍科学珍秘……但统统不悖散文的规囿，作文者的情感、哲思，撬动着文学语言的翅翮，翻飞、翱翔，最终栖于那片缤纷的世界。

但，作者不是时髦客。他精心地掸掉了《周易》、《左传》脸上的“素蟬灰丝”，孜孜矻矻地从两千年前读起，并不单为文学，所以时而旁及史哲，间或也向柏拉图、尼采、萨特问津。他曾表示过一种愿望：从“框子”里钻出来。于是，重新理解作古的老师，既不忙着膜拜唐宋八家，也不想未读桐城就先骂一句“孽种”。冷静的心态下，怀着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决心，他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继承、发扬“学者散文”的传统。这在他较早写成的《平居随笔》里已见端倪，在那一组短文里，努力寻觅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大胆勾勒文化衍变的轨迹。表现了一种求索的勇气，语言也俏皮、清通，引经据典写得快活。后来写的《袒露在金陵》则更上层楼，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观照视野开阔得多了，抓住一个点拼命地开掘，袒露出对古代哲学思想的独立见解。他冒了“六经注我”的风险，无非是想还原六朝古都的原貌，让人们从沉寂无言的石头城的变迁中看一看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以及真实与歪曲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考民族性格的成因，所新奇的是用了“文学考古”的方法，在可读性上自有优势。退一步说，以散文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工具，也是完全可以尝试的。不过，文章长了一些，这又给传统的散文定义出了难题；还好，全文十节，单节来读也能成篇。再说，金陵实在高寿，写得偏长，似可谅解。相比之下，《南方的寺庙与和尚》、《关于船的两篇散文》却轻灵而不失包孕，会满足某些读者的需求。这几篇短文章，透出传统为文的“清淡”特色，说明作者追求的倾向。

《玄蝇之思》、《梦里不知身是客》、《昨夜星辰》等可当成游记读，因为确实步换景移，有山有水。但又很难说是游记，因为作者的用心在于写“人”，用今天的“人”去解析儒家

的“仁”。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做的文章特多，有贬有褒，褒的吝啬，贬的尖刻，有时全然不管孔圣“温柔敦厚”的诗教。必要时，对丑一定得说透，不要狼顾，这是现代意识的表现。但这不是目的，而是保护美的手段。随着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学者散文”的读者肯定日益增多；当然散文的作者“着色”上也应当因题材的变化而丰富起来。作者很看重孟轲“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共和国的缔造者三十年前放歌“六亿神州尽舜尧”，毕竟是鼓舞人心的。只不过，尧舜不能伪装，要经过全民族素质的改造、铸炼，“学者散文”理当为此殚竭绵薄。从这个角度上讲，散文的作者要有扬弃的精神，敢于做学问。须眉捏着小嗓儿唱旦角的时代不值得过分留恋；仿制“唐三彩”的热潮可以冷一冷，要创新，要发展；要敢于写出自己的芒角，当然不是说，把“本当、‘瘦、透、皱’的石头”斩出锋楞。

本着这一追求，《言辞》、《夜歌》、《蜈蚣脚上的札记》虽然重在抒情，却力图起些波澜而有些变化，哭得痛快，笑得真情，于行云流水的笔触中表现了作者某种心态，而绝不捏声假唱，不怕唱得“破”，自有一种逼人的魅力。《写给龙袖骄民》、《别一种艺术》、《永不再编这样的书》是序跋类散文，偏于理性。作者选这几篇，一是汇报心得，一是与同行切磋，在序跋类的文章里是否可以做得学问，这也算是一种“挑衅”与“袒露”吧——我想。

看得出，作者在语言上想造成一种风格：雅俗相济，长短配伍、中西结合。有时故意搞点“半生不熟”像关良的人物画一样，别出神韵，读者自可论短说长。

集子题名为《沉船集》，喻义作者已在《秋日的私语》中写得分明。那些话，不是自谦，是实话。也许，“船”真会“沉”

的。不要紧，沧海桑田，一旦再现，当年装在舱里的“泥沙与黄土”自有价值，至少不必麻烦考古者再钻呀探呀地从地下某个层次（那个层次原来在地表）取土样岩芯了。

1988.9.12.

目 次

序

祖露在金陵·····	1
梦里不知身是客·····	17
关于船的两篇散文·····	30
南方的寺庙与和尚·····	33
橘花如雪洒将军·····	41
乌啼曲·····	46
玄蝇之思·····	50
昨夜星辰·····	61
言辞·····	83
夜歌·····	85
蜈蚣脚上的札记·····	86
写给龙袖骄民·····	96

别一种艺术·····	100
不会是春梦·····	103
永不再编这样的书·····	105
平居杂笔·····	111
座上北屏春山·····	153
秋日的私语·····	170

1 1984年的春天，我在南京小住了几天。虽然因为天热，后来的几天几乎是赤膊上阵，却玩得满高兴。那几天的心是袒露的，看到了什么便记下什么，整理成今天这样的文字。记不清是巴西的球星还是教练说过，一场不进球的球赛，犹如一个没有阳光的下午。这样的比喻，用于南京的旅游，也是适用的。来南京，如果不领略六朝的金粉，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南京真是遍地古董，值得我们格外地珍惜。由于时光的流逝，我笔下的风物，如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述录已不合时宜了，但也依然没有改动，算是对记忆的一点依恋。知我罪我，唯祈读者和南京的市民予以谅解。言者无罪也。

2 燕子矶是个小镇。矶就在小镇的边缘。虽然叫作公园，却无多少公园的气息，也不收门票。园内有几户人家和一家小吃店，我们进园的时候，仿佛正煎炸着鹅黄的馓子。

所谓御碑立于矶顶，一段浅灰色的大理石，笨头笨脑地拥挤在一只四角微举的小亭子里。御碑雕镌着云龙蔓草，可惜已然漫汗了，只有乾隆手书的“燕子矶”依然丰凝硕重，填满了松绿的色彩，现出几分天子的气象。碑的阴面还有他的

一首诗：“当年闻说绕江澜，撼地洪涛足下看。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村耕凿久相安。”乾隆还有一首登燕子矶的诗：“插江当日此雄矶，振翼翩跹俨若飞。此际涨沙成沃土，春来惟见麦菲菲。”虽然贵为“惟有一人治天下”，却也遮掩不住艺术的贫乏，惟一的价值在于透泄了一点地理的迁延与变化。大概，乾隆之前，大江逼临矶下而喷云吐雪，到乾隆“御览”之时，江水退缩，只见到沙的淤积。两百年以后，大江又改回故道惊涛拍岸了。乾隆吟哦的价值也就在这里罢。这是诗的悲哀，大江的胜利。

燕子矶这个地方很怪，临江皆壁，石隙里挤满了凌乱的树木，有的已然绽出米色的花苞了。另一面却平缓柔和，胡乱丛集着大大小小的松树和我因为缺乏知识而认不得的树。听说，文化革命中，不少人在这里跳向天国。十年间，燕子矶一如美国的金门大桥，究竟有多少人跳向了彼岸，没有人统计。也许已经麻木了，而我又没有化缘的资格——应该在这里树一通石碑的。燕子矶不仅是“罪人”们通向彼岸的渡口，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就是从这里登陆而兵临南京城下。明末史可法奉诏勤王，为马士英所扼而痛哭还师，不遑见母，而有燕子矶口占：“来家不见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沉郁苍凉极了。有人曾将北京前门的箭楼比喻为万古不飞的燕子，我觉得燕子矶才是亘古不飞的燕子，那下面该埋有多少令人心醉而又血沸的历史啊！

燕子矶这个地方有点意思，触目皆瓶也——那种酱紫色的绝缘磁瓶。小瓶用做花床的护栏，大瓶——像一只水缸，点缀在小镇的中心，供人瞻仰，供人膜拜，仿佛小镇的吉祥物。我猜想，这些，大大小小的瓶，大概都是架设横江而过

的高压电缆的遗留罢。

3 真好一座雨花台。

还没有走近，便看见一丛一团的人群，人人手里端着碗，罗汉似的，好像在彼此斗法。近看才知是兜售雨花石的。好的，要卖三元，以下两元、一元、三角不等。文化革命中我与两位同学也来这里买过。同学陈买了一块，小贩说是太阳红，索价一元（那时的一元），雪白的石头里透出一环淡淡的朱迹，放在水里确实有一点太阳的模样。然而，同学杨瞥了一眼，却说像是肺病患者吐出的废弃物。我不知道他说这话出于什么心理，反正是此话一出，陈的兴趣立即减了一半，甚至有些悔意。其实，太阳红就是太阳红，任何比喻与心理，都只是外来的附加，但也依然摆脱不了时代的潮流。太阳红的命运现在怎样了？陈与杨呢？

一位穿中山服的年轻人向我们推销，他的雨花石装在塑料袋里，很便宜，不过三角钱一袋。我买了两袋，给他整钱找不开，零钱又不够，便搭了两斤粮票。但是，更多的人并不想破费，也不想兑换。从死难烈士纪念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杂色的人群在山坡上掘取他们不愿花钱购买的石子。突然想起了董必武的一首诗：“英雄血洒雨花台，暴露群奸尽蠢材。毕竟人民得胜利，斗争规律史安排。遗容遗物见遗风，先烈精神永世崇。踏着血痕仍迈进，红旗高举气如虹。”

4 作为北京人，来到中华门，免不了，至少在潜意识里，要与北京的城门比较一番。虽然北京的城门只剩

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座，但也还是留下了可资比鉴的实物。当然二者于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中华门的拱洞在高度上似乎要粗矮一些。一如明孝陵神道的翁仲与长陵的相比，虽不见高爽巍峨，却古朴而宏壮浑雄了。

中华门又称聚宝门，流传着江南财主沈万三的传说。据《南京风物志》所载，沈万三原是南京的渔户，在打鱼时捞到了一个聚宝盆，从此成为金陵的首富。明初，筑中华门，砌起即塌。有人说城基下有水怪潜窟，向太祖献计借用沈万三的聚宝盆。朱洪武把沈万三找来，说：“尔家有盆，能聚宝，亦能聚土乎？”遂把聚宝盆埋在中华门下，把城门筑好了。

关于沈万三捐输筑城的故事，北京也有流传。《北京的传说》云：沈万三是个穷老头子，绰号活财神。挨打的时候，他的手指向哪里，哪里就可以挖到金银。打得越凶，金银越多。皇帝要修建北京城了，舍不得自己大库里的金银财宝。便把他抓来，叫武士狠狠地打，打得沈万三皮肉都翻了。从而到他手指的方向——今天的什刹海那里挖出了十窖银子，总共是四百八十万两，修起了北京城。北京城的修建当然与沈万三无关，但这个传说兴许说明当时筑城的民工有南京的力夫，也就把沈万三的故事带了来，传说的根还是在南方的。然而毕竟移植到了北国，江南的渔民也就无鱼可打，演化为衣破且烂的老头子。至于从事什么行当，说故事的人没有交待，大概不外乎引车卖浆，穷且烂且老，只能在冬天的太阳下挤老米罢。其实，沈万三也真有其人，后被朱元璋抄家。记得明人的笔记里有过在大内见到自他家掠来的一具硕大无朋的酒榨的记载，手头无书，不能征引了。关于沈万三的传说，在北京的口碑里被改造得有些滑稽，是完全可以放到比较文学的架框里去研究的。类似这样的传说，在南京还有田德

满的故事。据说，南京皇城的前身是燕雀湖，位于钟山西南，从堪輿上看是所谓龙首之地。但是因湖身所在，地势低洼，虽然迁三山以塞燕雀，依然无法填平。后来主持工程的官员在江宁湖边找来一位名叫田德满的老汉。朱元璋对他说，你既名“田”得满，只有把你填进湖里，才能把湖水填满。于是便把老汉丢进了湖里。这些当然都是街谈巷议，于史未必有据，但却宣泄了人民的某些情绪与抗议。呜呼，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以天下授一人？孟老夫子说，仁者无敌，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只是一句空话。我时常惊诧，何以中国儒者之学的精粹都被蒸馏掉了，糟粕却沉淀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中华门现在只剩下了城垣，敌楼毁于日寇之手，二十七个藏兵洞却都完好无损。最大的据说可以贮满千人，也不知在抗战时发挥了作用没有。现在有一个辟为展室，陈列着青砖的城砖。还有一种来自江西的白色瓷砖，这在北京还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们还有别的文物没有？

5 扫叶楼这地方挺怪，明明是龚半亩的故居，却保留着一块光绪年间的勅建石额。龚半亩是明清之际伯夷、叔齐一流的人物，他的居处怎么会当得“勅建”呢？也许这与庆善寺有关。扫叶楼与它本是一体，扫叶楼的名声大了，也就被庆善寺所沿用？

扫叶楼如今辟为龚半亩的故居陈列室，修饰一新了。虽然还保持着古朴的格局，却新得发亮，新得与龚半亩联不到一起。扫叶楼有一幅龚半亩僧服扫叶肖像画，笔法并不高明，

却表现了他的某种心态。还有八十叟林散之的手书：“满山落叶无根柏，胜国遗民白发僧。”这是一副。还有：“一逐风花扫落叶，六朝山色摊重楼。”前一副为晚清陈延霖先生撰对，后一副摘自龚半亩的诗。恰如其分地点明半亩先生的飘泊身世与精神世界。我以为无根柏犹如八大山人的无土兰花，家国亡沦了，哪里还有根株可以依赖了呢？白发僧无非是龚半亩一类明末遗民较为安全的出路之一，为僧为道，以避开清室的罗织，对照阮大胡子那样的丑态——“大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帅无所得食。大钺出私财，预饬厨传，所至罗列肥鲜，邀诸帅遍饮之。诸帅讶其具也。则应曰：‘吾之用兵不测，亦如此矣。’驻帐则执版唱歌以侑酒。日历诸帐，人人交欢以为常”。虽非积极也是消极中的一种反抗罢。龚半亩名贤，字半千、岂贤，又字野遗，号柴丈人。隐居南京以后，在清凉山麓置地半亩，因此又号半亩居人，时称龚半亩。他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山水画家，居于金陵八家之冠。他的画风沈郁苍秀，对传统的积墨之法有所发挥，一如他的画论所云：“笔法宜老，墨气宜润，丘壑宜稳，老得而气韵在其中矣。”他的诗风也如画格，多苍郁而少绮秀。他在燕子矶怀古中吟哦：“断碣残碑谁勒铭，六朝还见草青青。天高风急雁归塞，江迥月明人依亭。慨昔复亡城已没，到今荒僻路难经。春衣湿尽伤心泪，赢得渔歌一曲听。”另一首：“扁舟当晓发，沙岸杳然空。人语峦烟外，鸡鸣海色中。短衣曾太国，白首尚飘蓬。不读荆轲传，羞为一剑雄。”还有一首五律也是读之令人萦怀不已的：“登眺伤心处，台城与石城。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一夕金笳引，无边秋草生。橐驼尔何物，一入汉家营。”这首诗的颈联既是用典又引述了两个古老的地名。在清凉山侧的钵山之前，有乌龙潭，相传晋时有乌龙出现。

唐人颜真卿把这里作为放生的地方。其东有武侯驻马处。诸葛亮曾在这里与孙权讨论建业形势，有“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一语。“石头城上翠孱颜，虎踞龙盘在此间，形胜旧传三国志，风云长护六朝山。登高感慨谁知己，揽辔澄清亦等闲。天遣艰难定西蜀，峨嵋万里隔秦关。”毛泽东的“虎踞龙盘今胜昔”也出于此典。在清凉山的东南角下，还有两个古老地名：龙蟠里和虎踞关。龙蟠里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大屋顶建筑，红柱飞檐，为清袁枚随园的一角——此翁曾说，曹雪芹的大观园即“余之随园”。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也曾光顾此地，现在是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至于“破寺入鸡鸣”则引用了梁武帝典。破寺即鸡鸣寺，大概，在龚半亩的时代已然相当残破了。位于玄武湖南岸之鸡笼山。

龚半亩的晚境大概颇为凄凉，他以润笔和课徒为生，曾受到向他索画的豪横的欺凌。他与《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倾盖如故，后事也终为其所料理。

听说，扫叶楼还悬有一副对联，“老不白头因水好，冬犹赤脚为师高。”对联没有寻到，却看到了一堂簇新的桌椅，那真是堂皇。问服务员是故物翻新，还是重新定制，服务员却嫌我多问，很有点讥笑我厚古而薄今。看她那神态，忽地闪过《陈涉世家》庸耕者的一句话：“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龚老先生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故宅竟会被改造得如此之阔罢！

6 南京人有时也真糊涂得可爱。在还阳井我向两个南京的大学生打听清凉寺，都说崇正书院是。看过说明，完全弄错了，还阳井其实就在清凉寺里面。关于这口井，有

一段掌故，相传寺内老僧终生饮用此水，须发至老不白，因此扫叶楼悬有老不白头因水好的对联。这口井凿于南唐保大三年，如今新建了一座重檐的小亭，悬挂着女书法家肖娴的手泽。这样的亭若是在故宫、太庙，中间是一定要挖一个方洞的。按照中国传统的易学道理，水为阴物，因此必须见到阳光，而阴阳交泰。当然在清凉寺还没讲究到这个礼数。清凉寺建于杨吴时代，其时叫兴教寺，南唐升元初年改为石城清凉大道场，有李煜题额的“德庆堂”，寺后的山巅还有“翠微”亭，又名“暑风”。后人咏道：“清凉山色几芙蓉，旧是南唐避暑宫。留得翠微亭子在，水天闲话夕阳红。”宋太平兴国五年移幕府山清凉广惠寺于此，明初又易为今名。清凉寺的历史不可谓不久了。可惜这里的文物与老木森森，均毁于日本的士兵之手。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对自己的文物，哪怕是几百年的一座破庙，也拱若珍璧，而且要保持那残败的样子。屋瓦就要跌落，也不轻易更换。对邻国却非烧即侮，不知是什么心态。南京三十万军民的血案至今没有得到完整而认真的清算，南京人糊涂得近于麻木了？或许我们对外过于宽容，而对内又失于健忘？

清凉寺据说还残留着一座清代的大殿，但我只看见一排破屋，覆盖着贝壳色的泥瓦，早已改为仓库或者宿舍。还有一方围墙，浸润着斑剥的胭脂的颜色，我疑心是南京人的血。直觉中凭着这血一样的残痕，我判断这里就是清凉寺的旧迹。虽然破，也残破得好，与纤纤林木细草柔坡，还是幽静而颇有情境的。黄裳考证《儒林外史》杜少卿手持金杯与夫人游山就是在这里。

“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